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

太平经(四)

责任编辑：陈国勇

(82)



v. 4

广州出版社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太平经

(四)

(82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古典文学/丛书. 陈国勇 主编. 广州出版社. 2003. 2

ISBN 7-5363-3732-9/Z·419

I. 中华... II. 古... III. 文学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2275 号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主 编:陈国勇

广州出版社

广州凯旋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416.5

版次:200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3000套

书号 ISBN 7-5363-3732-9/Z·419

定价:(全套98本)868.80元

为非而喜；四时五行得顺行，民谨不犯之而喜；万二十物各得其处所，不见害而喜；鬼神见德君可为积善，亦复悦喜；恶气不复上蔽，日月三光亦喜；太上平气得来治，王者用事亦喜；恶气得一伏藏，不伏见使行诛伐亦喜；夷狄得安其处，不复数来为天战斗亦喜；军师使兵器得休止不用，士卒不战死亦喜，凡天地之间，若此喜者众多，不可胜记。

行为真人举其大纲，见其始，子自思其意，凡事以类推之，尽以得矣。德君案行之，天下咸服矣，故天尤急此三道行书，慎无复废，故灾不去也。欲断天文，反复为聋盲之治也。夫聋盲之治，乱危之本也，灭身之灾害也，可不慎乎？

夫文，乃天下之人所当共案行也，不可信一人之言也，故天地开辟以来，文书及人辞，更相传以相考明也，不考明则不可独行，独信一人言而行之，则危亡矣。是天下之大失大伤也，故吾书不敢容单言孤辞也，故教真人拘校上古、中古、下古文以相明，拘校天下凡人之辞以相证，盟，然后天地之间可正，阴阳之间无病也。

以吾书往考古今之天文、地神书与人辞，必且与响相应，与神无异也，乃吾道且可信也。故吾为道，不试言也，乃求试行，不行之，安知吾道与天相应而信哉？今日行之，比若与天语，十十五五，无有脱者。神哉为道如斯，诚可谓大乐矣。真人知之耶？”“唯唯。”

“行去，晓事生矣。告真人一大诀，此本守一专善，得其意，故得入道，故次之以道文也；为道乃到于入室，入真道，

而入室必知神，故次之以神戒也；得守一，得道，得神，必上能为帝王德君良臣。臣者，必当助帝王德君共安天地六方八洞，得其意，乃国可长安也；欲安之，必当正文正辞正言，故以拘校；文辞得以大正，必当群贤上士出，共辅帝王，为其聪明股肱，故次之仕臣九人；九人各得其所，当共安天地，天下并力同心为一也，必常相与常通语言，相报善恶，故次之以三道行书也。

三人已都知守一，已入道，已入神，已入正文，以尊卑仕臣，各得其处也，已行文书，并力六事已究竟，都天下共一心，无敢复相憎恶者，皆且相爱利，若同父母而生，故德君深得天心，乐乎无事也。

以为道恐有遗失，使天地文不毕备，故复次之以大集之难，以解其疑，深者居其下，毕书出之。以书付有德君，天下一旦转计，响善自治，其为易，比若火沿高燥，水从下，不教其为，自然往也，不可禁止也，故为太皇天道教化，立可待也，德君行之，乃名为天之神子也，号曰上皇，与天地元气相似，故天下之神，尽可使也。

从天地开辟以来，未尝有天书神文使真人传之为真道记也，

以往付德君，名为道母也。太阳之气，火行有也，得而行之，得其信也，不知行之，则不真也。真人知之耶？”

“唯唯，诚寄谨民，往付归德君，不敢久留也。”“行，子已晓之矣。天书不可久留也，天神考人，使人不吉。子慎之，

行去。”“唯唯。”

六究洽洞极七竟，以类次书文使相得，灾悉灭亡，致洞极之吉文。

忍辱象天地至诚与神相应大戒第一百五十三

“真人前。”“唯唯。”“今且戒真人一大戒。吾道乃为理天地，安帝王，生天地所爱者，乃当爱真道与真德也。故天者，乃道之真，道之纲，道之信，道之所因缘而行也。地者，乃德之长，德之纪，德之所因缘而止也，故能长为万物之母也，常忍辱居其下也，不自言劳且苦也。吾之为德君教化下愚，正以此天地二事为祖也，故常案天地之法度，不失其门户也。吾之书，即天谈地语，与神祇深独相应若表里也，步即相随若规矩也，故顺行者得天地意，失之者凶衰矣。今以此戒真人，子宜思吾言而常慎之矣。”“唯唯。”

“行，见子好真道德，好为善少双，且示子一言。今上士多乐真道善德，中士半好之，下士无状，纯无道无德，皆应大逆无道之人也，大凶无德之人，与天地内独不比，不而相知，非天所常宥也，爱子也，故无道德者，命不在天地也，与禽兽同禄同命。”

“今不解，愿闻其要意。”“然，六真人明听。”“唯唯。”“然，天者纯为道，地者纯为德，此无道德之人，与天地绝属无所象。象于天行，当有真道而好生；象地，当有善德而好养长。今人无道与无德，故天地不宥子也。欲知其明信效

也，比若道人知道人，德人知德人，各有相收录，故命迭相在，故道人者好兴道人，德人者好兴德人。有道德之人与无道德之人不比，故不肯相收录，命不系天也。”

“善哉善哉！愿闻其与禽兽同命意。”“善乎子难，深得其数。然禽兽者，命系于四方，其为性者好相抵触，无有道德，胜者为右；无道德下愚之人，亦好相触冒，胜者为右，其气与禽兽同，故同命也。天道为法，以是分别人优劣，故知之也。

凡天下之名命所属，皆以类相从，故知其命所属，故含五性多者象阳而仁，含六情多者象阴而贪，受阳施多者为男，受阴施多者为女，受王相气多者为尊贵则寿，受休废囚气多者数病而早死，又贫极也，故凡人生者，在其所象何行之气，其命者系于六甲何历，以类占之，万不失一也。故古者圣人深原凡事，知人情者以此也。真人知之耶？”“唯唯，善哉善哉！”

“今故下古之人，承负先人失计，稍稍共绝道德，日独积久，与天地断绝，精气不通，不相知命，反与四足同命，故天地憎恶之，鬼神精气因而不佑之，病之无数，杀之无期，其大咎在此□□。今上德之君，命系天地，当更象天地以道德治，故吾更理出天道，出以上付之。天乐其为善，不欲复使其有余是四足之人行也，故吾书复重丁宁，欲使其大觉悟也，故叙六极一大集难，以付归之。真人知之耶？”

“唯唯，可骇乎！乐哉乐哉！”“真人以何知其可骇而乐

哉？”“然，愚生见天师言，真道德出，民一旦而转，皆守为道德，象天地，不复为四足之人行，人人道，人人德，故知其大乐至意矣。”“善哉！真人之言，无以加之也。”

“今愿及天师请问一事。”“言之。”“今人求道德及凡人行，当以何为急务哉？以何而得知之？以何而与天地响相应也？”“善乎子之问也。当以至诚，五内情实为之，乃可得也。如不以五内情实为之，是道德之所怨也，求善不可得也，神灵不应也。”

“今愿闻至诚以何而感动天地神灵乎？”“噫！真人于是殊为愚，学吾书文，多固固未解邪？”“愚生其为暗昧，矇乃久重，难一旦而开。”“然子亦大谦。行，更明听，为子道至诚感动天地之意。”“唯唯，闻命。”

“然夫至诚者，名为至诚，乃言其上视天而行，象天道可为；俯视地而行，象地德而移。念天地使父母生长我，不欲乐我为恶也，还考之于心乃行。心者，最藏之神尊者也。心者，神圣纯阳，火之行也。火者，动而上行，与天同光。故日者，乃火之王，为天之正，无不照明，故人为至诚，心中正疾痛应，心神至圣，乃上白于日，日乃上白于天，故至诚于五内者，动神灵也。是故可不慎乎？”

真人曰：“可畏哉！可畏哉！愚生过问是，甚大怖。”“子知怖，活之根也；子不知怖，死之门也；安危在子之身，无于他所焉。”“今虽每问天师而怖骇者，又问乃诀乃大解，不问又无缘得知之。”“然，子言是也。暗而不好问，何时复得昭

昭哉？行言，欲问何等？”“今谨已闻至诚动天，愿闻动地意。”“善哉！子言日益大深，不惜之也。行安坐，为子道之，不言，恐得过于子，若天独疾后世人不至诚，而使真人来主问之也。诺，今为之说之，明听。”“唯唯。”

“行，人之至诚，有所可念，心中为其疾痛，故乃发心腹而不食也。念之者，心也，意也，心意不忘肝最仁，故目为其主出涕泣，是其精思之至诚也。

精明人者，心也。念而不置者，意也，脾也。心者纯阳，位属天；脾者纯阴，位属地。至诚可专念，乃心痛涕出，心使意念主行告，示远方。意，阴也，阴有忧者当报阳，故上报皇天神灵；脾者阴，家在地，故下入地报地。故天地乃为其移，凡神为其动也。

子欲知其大效，吾不欺真人也。真人但安坐深幽室闲处，念心思神，神悉自来到，此不明效证邪？是吾告子至诚之信也，吾未尝空无法而说也。故求道德凡人行，皆由至诚，乃天地应之，神灵来告之也。如不至诚，不而感动天地、移神灵也。故承负之后，下古之人实无信，不至诚，不而感动天地，共欺天与地，故神灵害之不止也。”

“愿闻以何明之乎？”“然，有大明证于日月。”“今愿闻之。”“然，下古之人生于父与母，而共忽其父母，背叛其父母，万未一人而孝也。得解蒙暗于师，已觉去者忽其师，不师为其师自屈折、执劳苦也。以贫贱得富贵于君，而反相教，下皆共日欺其上，万未有一人有诚信也。群愚共欺其三

纲，名为反逆而无信也，其罪过彰彰，下可覆盖，皆上见于日月三光也，故天甚疾之恶之，使其短命而早死也。不自深十问过罪重，反复哭而行也，言天酷，何一冤也！汝乃自冤，何时天冤汝哉？”

“可骇乎！善哉善哉！愚生已闻命矣。”“然子而守此，以为重戒，则可万万世无患矣。然，辞小竟，疑者复来问之。”“唯唯。”

右大集难道德至诚天戒以示贤

太平经卷九十七

己部之十二

妒道不传处士助化诀第一百五十四

“真真愚暗日益剧、不晓大不达之生，谨再拜，问一从事，言之必为过，不问又愚心不能独自解。”“行言之。”“愚生窃闻秘道要意，是乃天地之珍宝，天下之珍奇物也，故名之为至道不传，其非凡人所宜闻、所宜言、所宜用也；而令天师都开太平学之路，悉敕使人为道德要文，不得蔽匿，皆言其有天谪，到死罪尚不除，复流后世，皆授以真道秘德，曾不大哉，令小人与君子不别？愚生以为真道秘德，不宜使小人闻、小人言、小人用之也。”

“咄噫！子今且言，有万死之责于皇天后土，不复除也。自天地开辟以来，后生日益薄妒道，小人断绝天地之珍宝，以是为失，积久故生承负，令天灾不绝，常使天地内独岁不平安，灾变盗贼众多，国家为其愁苦，正起于是。子今且所言是，正是也；乱天反地，使治昏愤民难治，正是也。子今且语，正与天为重怨，错哉错哉！亡子功矣。”

“何谓也？”“今要道善德出之以教化，小人得之守道德，更相仿学，不敢为非；其中小贤得善道德，可为良顺之吏；其中大贤，可上为国家辅；其中最下极无知者，犹为善人。”

夫天以要真道生物，乃下及六畜禽兽。夫四时五行，乃天地之真要道也，天地之神宝也，天地之藏气也，六畜禽兽皆怀之以为性，草木得之然后生长。若天不施具要道焉，安能相生长哉？而真人言，小人不宜闻要道、不宜言、不宜用也。天地之神保终类，人乃不若六畜草木善邪哉？真人自知，今且言有万死之罪，不复除也。”

“愚生事师日少浅，不深知天道，见天师言，乃自知罪重，上负皇天，下负后土，中负于大德之君。”“然子退自责，是也，凡举事可不慎乎哉！皇天常独视人口言何，故使响随人音，为吉凶，故响应不失铢分也。子独不常观此天地之音证邪？宜自慎，不及勿强妄语，其受害重。子今且言至道不传，人何以传知之乎？终类至道不可传，天道无私，但当独为谁生乎？”

“弟子自慎戒事甚无状。”“子欲若俗夫小人，复相教妒

天道耶？”“不敢不敢。”“真人自精戒事，天怒一发，罪过著，不复除也。天道正由此言废毁，子复共增之耶？帝王所以不能理其治而尝多灾者，但由尽若子今旦可言，因使真道道绝也，邪道起，故不可理也。宁晓心解不乎？”

“唯唯，已觉矣，惭负天师不也。”“常常慎事！”“唯唯。今念每言有过，欲不言也，又不知。”“平言。”

“今人所不宜闻、所不宜言、所不宜用者，何等也？”“然，凡人乃不宜闻非真要道，非真要德。是故夫下愚之师，教化小人也忽事，不以要秘道真德敕教之，反以浮华伪文巧述示教凡人。其中大贤得邪伪巧文习知，便上共欺其君；其中中贤得习伪文，便成猾吏，上共佞欺其上，下共巧其谨良民；下愚小人得之以作，无义理，欺其父母，巧其邻里，或成盗贼不可止，贤不肖吏民共为奸伪，俱不能相禁绝。

睹邪不正，乃上乱天文，下乱地理，贼五行所成，逆四时所养，共欺其上，国家昏乱，其为害甚甚，不可胜记。真人反言小人不宜闻要道要德，反当以邪巧伪之事教化，使天下人眩暝，共习伪非，而不自知，遂俱为无道耶？是以真人有万死之罪，不复除也。

天下所不宜闻、所不宜言、所不宜用，正不宜闻此伪文，邪巧大猾所生，正由此，故吾为天陈法，为德君作教，不敢及之，所以专开道德之门，而闭绝狡猾阶路也。故吾书本道德之根，弃除邪文巧伪之法，悉不与焉。子独不怪之耶？是乃天地以为病，帝王以为害。

行复为真人具说之，其以要道德以教化小人也，上贤得以守儒良，中贤德以上为国家至德之辅臣，其中小贤，化为顺善之吏，其中下愚，犹为谨民，不知相伤害。故自天地四时五行、日月星宿，共以真道要德养万二千物，下及六畜粪土草，皆被服其秘道要德而以得生长。今若以真人今且言终类，此人不若六畜及粪土草耶？子今且言，宁自知有万死之过不除邪？”

“有死过，有死过。”“勿谢，同不解耳。”“今过言，当奈何哉？”“今欲解此过，常以除日于旷野四达道上四面谢。叩头各五行，先上视天，回下叩头于地。”

“唯唯。今且天师教愚生，何一急也？”“然所以急者，不以故真人也，乃真人言，得天地之忌。太上中古以来，人教化多妒真道善德，反相教逃匿之，闭藏绝之，反以邪巧道相教，导化愚人，使俱为非。其中大贤远去避世，独其中小贤为吏，无有真道，乱其民。其中下愚，因为无道，起为盗贼。民臣俱为邪，聚蚊成雷动，共逆天文，毁天道，逆地意，反四时气，逆五行，使灾怪亿亿，三光失其正明，帝王大愁苦之，得昏乱焉，治不得平安，正由此也。故真人宁知此罪重不？”

天不除之也，吾不教，子当谢也。故所以当于旷野者，当于鲜明地；所以四达道上者，道者主通事；所以四达者，当付于四时，天之使气也，且为子上通于天也。四时者，仁而生成，且解子过于天地也。后有过的，皆象子也。

天从今以往，大疾人为恶，故夫君子乃当常过于大善。

不宜过于大恶，慎之慎之！子尚若此，何况于俗人愚哉！相教嫉妒道，藏匿之是也。子所言常善是，今旦一言，名为大逆天地，从古到今，人君所得愁也。

然真人前，人安得生为君子哉？皆由学之耳。学之以道，其人道；学之以德，其人得；学之以善，其人善；学之以至道善德，其人到老长，乃复大益善良，故怀要道善德之人，乃名为帝王之处士，人之第一上善者也，能助君子化者也。其不仕者，为上谨之人。

学之人，学之以恶，其人恶；学之以文，其人文；学之以伪，其人伪；学之以巧，其人巧；学之其中，大贤者则巧言，其习书者则巧文，小人得之为猾民。于子心，宁可以教不哉？

故夫要道秘德，乃所以承天心而顺地意，可以长安国家，使帝王乐者也，而反禁绝，不以力化人，有谪于天，罪不除也。天以至道为行，地以至德为家，共以生万物，无所匿，无可私也。故古者圣人象天地为行，以至道要德力教化愚人，使为谨良，令易治。今世反多闭绝之，故愚人共为狡猾，失天道，不自知为非，咎在真道善德不施行，故人多被天谪，当死不除也。愚人无道，不避忌讳，遂共犯天地，由不知道德要也。

吾之为书，所以反覆勉勉眷眷者，恐人积愚一言，不信吾文，故复重之也。人俱习为邪久，或反谓吾可言非也，复令使真道秘德门绝断不行，天怒不绝，帝长愁苦，吏民无所投头足，相随云乱，不能相救，试诚冤。吾辞于天，正为解除

此，制作道也。

人人被邪文愚蒙积久，故常敕真人使出吾道，以付上道德之君，以示众贤，疾试吾道，乃知吾书之信，与天地相似，不用不试，安知其□□哉？今保吾道不误，故求试非一卷之文，真人慎之！”

“唯唯。”“行去，常慎吾言，勿自易妄语也。”“唯唯。”“出之无匿藏，使凡人言语学问，当知得失处，不复妄为。”“唯唯。”

右解人常所不宜闻所不宜言所不宜用断邪出真文

事师如事父言当成法诀第一百五十五

“今愚生举言，不中天师心，常为重谪过，不冒过问，又到年竟，犹无从得知之，愿复请问一言。”“平道之，何所谦哉？不知而问之，是其数也。”

“今以第一上道要德以教凡人，曾不大知乎？”“善哉子言也。何有大知之有乎？子何故疑此哉？”“吾闻子智过其父，弟子智过其师，臣智过其君，则名为下贤智过于其上，以为不宜。”

“今子言是也，又非也。今下智过于上者，乃谓不当使下智为巧伪之法，其智过其上，则还欺其上。子欲乐知其效，比若教学，巧家弟子智过其师，则还害其师矣。夫为人下，习知猾伪奸道，则下共还荧惑、欺其上矣。是故古者大圣贤，不敢妄教授猾巧伪文道也，常深念其本而断其末，不

使愚人知之。故以猾智知国，国之大贼也。故古者圣人，常务授其真道，不授浮华伪相巧弄之法也，知其为害大深，故常闭其凶学，而务开其吉路，使民常自谨，不知为非。

子欲重知其信，是故上三皇乃师事臣如父也，时臣各怀真道要德，无巧伪文、猾人，故其时臣智悉过其君，能为帝王师，其教若父，故师父事之，是则道德过其君之则也，故能使其君安坐垂拱而无忧。故言十中十，可辅帝王；言十中九，可佐大臣；言十中八，可为小吏；过此而下，不足取策。所言不中，名为妄语，乱误上者也。子知之耶？”“唯唯。”

“行，子欲重知其大效，到于五帝，道小衰，故君臣道德不能复相问，同门为朋，同志为友，所知君臣同，不能复大相高上，要道秘德，小塞不通，故无可师父事，但朋友事之也。

到于三王，师授者多妒学，闭绝真道奇德，其弟子日益愚蔽无知，反多人浮文，使君洽眩乱，其道德浅薄，不足父事，不足友事，故子事之。其智少，故不而为帝王图难易，故使天地大怒，灾变连起，不可禁绝，大咎在此。子知之耶？”“唯唯。”

“行，子已觉矣，复为子重明之。今五霸其臣悉无真道德，皆能作巧伪猾，所以相欺诈者，其臣多知邪猾佞伪巧，所以相惊动感之道，或乃过其君，因而反逆，子杀其父，臣杀其君，下杀其上，悉怀无义夷狄之心，人人有巧伪之术，各有奸心，无有真道，故数反逆。故事斧钁，视臣若死籍，乃其臣皆怀佞文，多巧猾，道不足重，故视之若畜也，是明效也。

故古者圣贤应天心，媵真道德，士仁人，而放佞伪猾，以称皇天之心，是故吾道悉开吉门，而闭凶户，不敢及猾知可以过其君者也。子宁晓知耶？”“唯唯，慎之矣。”

“太上古之臣多仙寿，故能使其君寿；中古臣多知怀道德，故能使其君常无忧；下古臣多无真道而愚，故多使其君愚甚，君愚，其治常乱愤，不得天心。霸君之臣尽佞伪，多猾巧诈，共荧惑其君，使其失天正路，反入凶户，故与天为大怨。子知之乎？故其治悉凶，不得大久。真人为天问事，宜日谨，不可但恣意妄言，言当成法，言不成经，不若默也。举言不中，罪深不除。”“唯唯。”“行去，子已知矣。”

右智贤过其君难解决